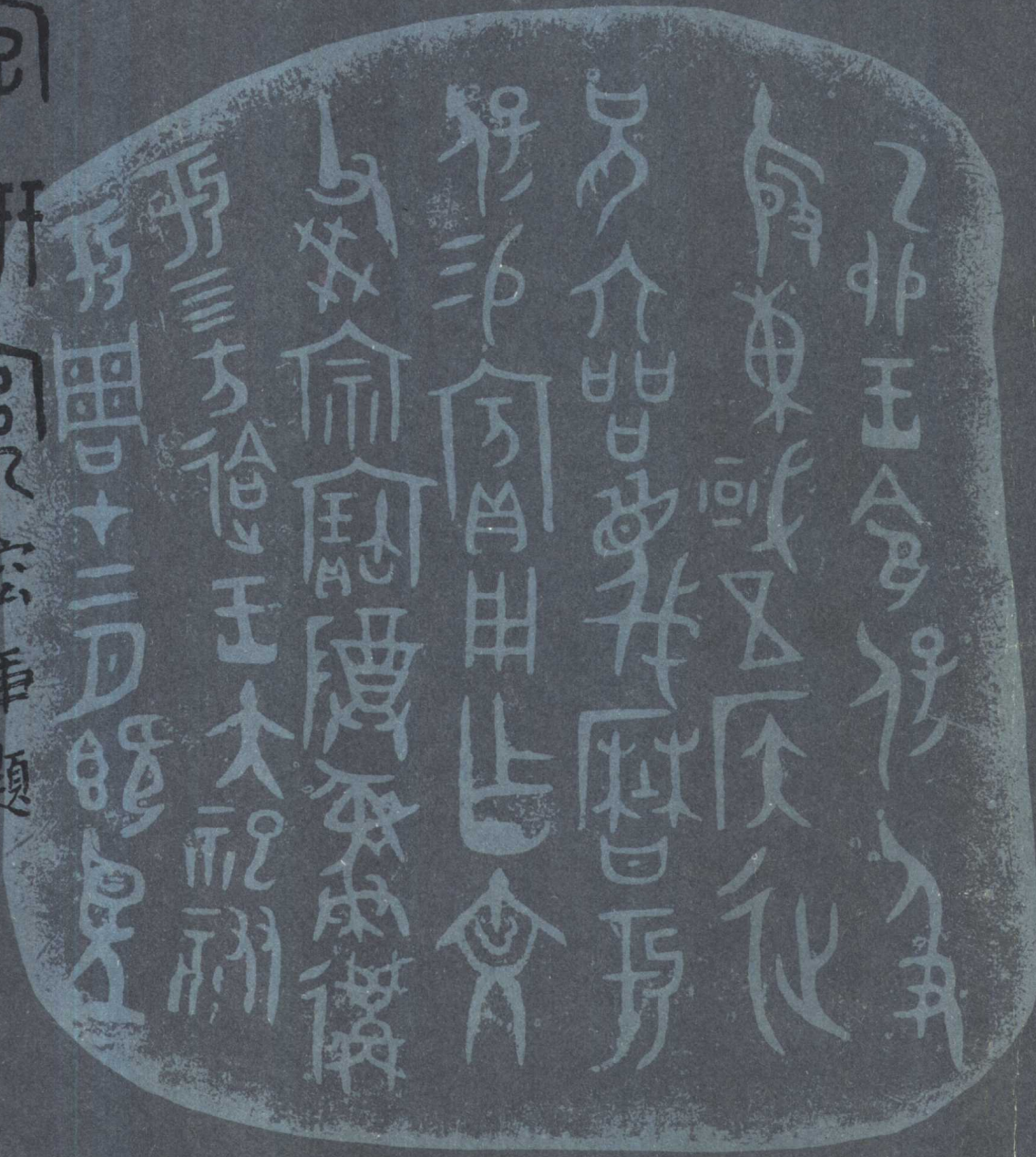


古文

字

研

高允宏甫題



乙卯王命多侯入其

有東或又厥化

易介皆也并曆日

其年命用止會

以茲命命厥慶

王命王太祝

王命王太祝

古文字研究

第五辑

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胶印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毫米 1/16· 20 1/2 印张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20

统一书号: 9018· 115 定价: 2.85元

目錄

稽盤銘文十二解（于省吾）	一
牆盤銘文補釋（趙誠）	一七
哀成叔鼎釋文（張政烺）	二七
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（林澐）	三五
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（張振林）	四九
韓鍾鏞鈐考釋（張頌）	八九
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（伍士謙）	九七
兩周金文數字合文初探（楊五銘）	一三九
周厲王所作祭器款蓋考——兼論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（張亞初）	一五一
金文韻讀續輯（一）（陳世輝）	一六九
保卣銘文滙釋（孫稚雛）	一九一
《石刻篆文編》字說（二十七則）（商承祚）	二一一
中山君譽考略（饒宗頤）	二二五
戰國楚帛書文字考證（陳邦懷）	二三三
近百年來對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（羅福頤）	二四三

目錄

二

古璽考釋(于豪亮)	二五五
繆篆研究(馬國權)	二六一
侯馬盟書疑難字考(李裕民)	二九一
楚月名初探——兼談固墓竹簡的年代問題(曾憲通)	三〇三

牆盤銘文十二解

于省吾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，陝西省扶風縣白家村南，發現了一處窖藏的西周青銅器，共一百零三件，有銘文的七十四件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為牆盤，銘文在盤的内部，長達二百八十四字，分為左右兩段，每段九行，共十八行。銘文既概括地敘述了文武成康卽（昭）穆以及當時在位的戴（恭）王的業績，又概括地敘述了微族數世傳家的事跡。其中有些記載可以補充史籍的不足。全銘文層次的井然有條，措詞的精練簡要，以及韻文與散文互見，較諸《尚書》中的三盤五誥，已經有所發展和提高。至于銘文行款的縱橫整齊，篆書的適斂挺秀，也為一般金文所不逮。這就不僅反映出當時的文學造詣，而且也反映出當時勞動人民陶鑄技術的高度水平。我于一九七九年四月間，在陝西省周原文管所陳列室，見到牆盤，盤形頗大，內外並無銹蝕，黝然光澤，俗語叫作「黑漆古」。欣賞國寶，至為愉快。

一九七八年第三期《文物》刊登了唐蘭同志的《畧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羣的重要意義——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》，裘錫圭同志的《史牆盤銘解釋》。又一九七八年《考古學報》第二期刊登了徐中舒同志的《西周牆盤銘文箋釋》，李學勤同志的《論史牆盤及其意義》。以上四篇論文，我已讀過，受到啟發。但我也有些不同的意見，以下分條予以詮釋，提供讀者們作為參考。此外，盤銘中還存在着不少問題，有待解決。至于本文中擇引以上四家的解說，均見上述兩種刊物，不復注明。

一 審聖成王

唐蘭同志引《爾雅·釋詁》訓憲為法。并釋作「有法度的聰明的成王」。徐中舒

同志謂：「政令教令皆公佈之，是為憲。」李學勤同志謂：「憲即憲，」《說文》敏也。與聖字義近。兩字均見《諡》（應作「諡」）法。按以上諸說皆不足據。

富為憲之初文，秦公鐘（近年來寶雞縣出土）作憲，乃後起字。《詩·板》的「無然憲憲」，毛傳謂「憲憲猶欣欣也」。憲與欣雙聲（并屬「曉母三等」）。又元、諄通諧，故通用。《說文》：「欣，喜笑也，从欠斤聲。」又《說文》：「忻，闡（開）也，从心斤聲。司馬法曰，善者忻民之善，閉民之惡。」段注訓為「忻謂心之開發」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訓開為達。按開發與開達即開朗之義。欣乃忻的後起字，《說文》誤分為二字。晚周古鈔的「峯忘」，忘字作「𠄎」，即古忻字。《詩·假樂》序謂「嘉成王也」。《假樂》的「顯顯令德」，齊詩作「憲憲令德」。憲憲應讀為忻忻，乃形容開朗之義。井人鐘的「妥憲憲聖聰」，應讀作「妥忻忻聖爽」。《書·多方》的「惟聖罔念作狂」，孔疏謂「聖者上智之名」；《詩·凱風》毛傳的「叡作聖」，孔疏謂「聖者通智之名」。師聖鼎的「王用弗謹（忘）聖人之後」，王稱其先考為「聖人」，這和後世特殊尊稱的「聖人」，判然有別。《說文》訓爽為明，爽訓明典籍習見。井人鐘的「妥忻忻聖爽」，應訓為「妥開朗聖智爽明」。這和癩鐘的「夙夕聖聰（爽）」，均以「聖爽」自稱相同。牆盤為韓王時器，較早于井人鐘。銘文的「憲聖成王」，應讀作「忻聖成王」，這是以開朗聖智頌揚成王。基于以上的論證，則「妥人鐘的「忻忻聖爽」，乃本銘文「忻聖」的演化語。

二 宏魯即王




唐蘭同志謂：「宏偉的厚重的昭王。」裘錫圭同志謂：「宏魯大概是宏大樸實的意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宏魯之義為宏大，為壯大，蓋言昭王年富力強，正當壯盛

之年。李學勤同志謂：「宏，讀為弘，大。金文常見魯休，魯的意義應近于休，解釋作美。」按以上各家謂宏即宏或弘，訓大，這是對的。至于各家對於魯字的解說，均非達詁。

魯與旅、嘉古通用。《說文》：「旅，古文旅，古文以為魯衛之魯。」《史記·周本紀》的「魯天子之命」，書序作「旅天子之命」，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作「嘉天子命」。魯、旅之與嘉互作，為魚、歌通諧。我在《尚書新證·召誥》的「旅王若公」，已讀旅為魯通嘉。《爾雅·釋詁》訓嘉為善，嘉之訓善，典籍習見。甲骨文的魯字常見，例如：「王唯征商。允魯。」（佚六九三）「允魯」為驗詞，是信乎嘉善之義。又：「黍四年魯。」（乙七七八一）又：「婦姘魯于黍年。」（佚五三一）均指年成的嘉善言之。本諸上述，則「宏魯即王」，是以宏偉嘉善頌揚即王。

三 佳寘南行

唐蘭同志謂：「寐，从宀，未詳。此讀為狩。」裘錫圭同志謂：「寘、貫音近，唯寘南行的寘也應讀為貫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寘，說文以為院字，此當借為患，寘院患古寒韻字，故得相通。」李學勤同志謂：「寘讀為狩。」按各家之說都不可據。裘同志釋寘可從，但讀為貫，也誤。

寘字，拓本照片作，故唐、李二同志均誤釋為狩。我在陝西省周原文管所陳列室見到牆盤原器，特單拓一個寘字，作形，較照片為清楚。《說文》：「寘，周垣也，从山真聲。院，或从阜完聲。」按寘與真古通用，金文从山與否每無別。例如：親也作親，殷也作寘，龍也作龍，是其證。《說文》真字作，并謂：「真，取真也，一曰大也。从収寘省聲。」按許氏以為「从収寘省聲」，殊誤。自來《說文》學家也

均不得其解。真字，周代金文師寘父簋的「寘」字从真作𠄎，史寘簋的「寘」字从真作𠄎，均應从內𠄎聲。《說文》：「𠄎，引也，从反攴。𠄎（攀），𠄎或从手𠄎（按从「大」為隸變）聲（音班切）。按早期金文小臣氏彝的「𠄎」字作𠄎，从林𠄎聲。𠄎為𠄎之初文，較晚則變作𠄎。《金文編》謂𠄎字為「省爻」，失之。總之，真字本从𠄎聲。真之从𠄎聲，猶𠄎之从𠄎聲，其例正同。

《說文》謂真字「一曰大也」。《說文》無煥字，煥為真的後起字。《漢書·韋玄成傳》的「惟懿惟真」，顏注謂「真，盛也」。《禮記·檀弓》的「美哉真焉」，鄭注謂「真言眾多」。又《詩·溱洧》的「溱與洧方渙渙兮」，毛傳謂「渙渙，盛也」。按以其就水言之，故渙字从水。總之，真之訓大、訓盛、訓眾多，意義相涵。

《初學記》卷七引《古本竹書紀年》：「周昭王十九年，天大曠，雉兔皆震，喪六師于漢。」銘文的「邵王廣敝楚荆（荆）」，陳世輝同志讀「敝」為「懲」，又引《詩》「荆舒是懲」為證，其說甚是。至于銘文的「佳真南行」，是形容邵王統帥六師以南征，其士卒眾多，規模威壯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但銘文意在隱惡揚善，故止炫耀其出征的盛況，而諱言其「沒于水中而崩」（見《史記·周本紀》正義）。

四 齷窳天子

唐蘭同志謂齷即鍾字，訓鍾為繼，並謂「繼續安定了現在天子」。裘錫圭同志謂全文有齷字，「較齷為早」。全文「諸齷字讀為申，文義似頗妥帖」。徐中舒同志謂「齷从東聲，當讀為董」。又訓董為正，訓寧為安。李學勤同志謂齷「讀為鍾」，訓鍾為繼續，訓寧為安寧。不謂「鍾寧天子，係天子鍾寧的倒文」。按以上諸說，均

有失于本義。

銘文除文王外，在武王成王康王邵王穆王之上，均冠以簡要的二字詞例，作為總的贊頌。然後再用一、二句或三、四句話，以闡揚他們的業績。此段銘文和銘文末尾對當時在位的「龔王」（見克鼎、趙曹鼎。典籍作「共王」或「恭王」）稱之為「天子」者凡五見，這和以上均稱為「王」者顯然有別。或以為「天子」指穆王言之，殊誤。按《國語·魯語》：「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。」韋注：「庇，覆也。恭王是周昭王之孫。昭王南征而不反，穆王欲肆其心，皆有闕失，言恭王能庇覆，故為恭也。」又《國語·周語》：「（恭）王滅密。」可見統治階級的恭王有一定的業績。但本銘文在闡揚他的業績時，更突出地說到許多方面，長達五十多字，未免過份誇張。這也是由于作器的史牆屬於外族，恐被歧視，故極頌揚之能事。這不過是企圖邀寵，以保持他的祿位而已。至于「龔寧天子」的「龔」字，晚期全文和《說文》都作「鍾」。《說文》訓「鍾」為「增益」，段注：「經傳統段重為之。」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凡重疊重複字，經傳皆以重為之。」《荀子·致士》：「重明退姦。」楊注：「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詩》：「於緝熙敬止。」鄭注：「緝、熙皆明也。」班固《東都賦》：「至于永平之際，重熙而累洽。」重熙乃明上加明之意。依據上述，則「重明」、「重熙」和銘文的「龔寧」，應讀作「重寧」，詞例相同。這是說，穆王時已經安寧，而龔王時更加安寧，故曰「重寧」。這是史牆積極頌揚的本意。如果訓「龔寧」為「繼續安定」，在語意輕重上迥然不同。

五 天子圖餗文武長刺

唐蘭同志謂：「據下文寓作寓，則圖即金文寘字，《說文》作旬，旬匝，適也。」

古多借用周字。裘錫圭同志引楊樹達說，讀圉為恪。李學勤同志也引楊樹達說，并謂：「毛公鼎圉夙夕敬念王畏不賜，首字楊樹達讀為恪，是正確的，其文例同于梁其鐘虔夙夕辟天子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圉从豕聲，當讀為撰，論語·先進，異乎三子者之撰，釋文：撰鄭作撰，讀曰詮，詮之言善也，豕撰善三字古同為寒韻字，故从豕之圉得有善義。」按唐說和徐說展轉為訓，未免費解。楊樹達謂圉「蓋窻之假音字」，「經傳通恪」，并引說文：訓恪為敬（《積微居金文說》三十頁）。按果如楊說，則毛公鼎的「恪夙夕、敬念王威不賜」，恪也訓敬，如何能講得通？至于各家謂《說文》食字，《玉篇》古文作饋，通饋，訓為繼續，則是對的。

《說文》：「狝，从豕舟聲（下格切）。按狝字之所以从舟聲，自許氏以迄今來的文字學家，均不得其解。其實，甲骨文的凡、般、舟、皿等字，有時互作無別，例如「般（盤）庚」二字合文的「般」字，省作日、月、舟、皿者習見，乃是「凡」或「凡」字的變形，余另有說。因此可知，狝从凡聲才合乎音讀。《說文》：「貉，北方豸種，从豸各聲（莫白切）。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并謂狝同貉。《說文》無貉字。典籍中的貉字多作貉。依據上述，則狝字本从凡（般）聲，它和（莫白切）之貉與貉，聲、韻并相通。《說文》：「狝，似狐，善睡獸也。《詩·七月》：「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狸，為公子裘。」按衛鼎有「高（賞）圉裘」之語，這不僅證明了圉之即狝，也證明了狝為狐類，與貉通用。總之，狝、貉、貉三字音讀相通，典籍中的狝與貉多作貉。現在專就貉字的音與訓加以闡述，然後再解釋銘文的「圉食」。

貉字應讀為勉，貉與勉雙聲。《周禮·肆師》的「祭表貉」，鄭注謂「貉，讀十百之百」。《左傳》僖二十八年的「距躍三百，曲踊三百」，杜注：「距躍，超越也，

曲踊，跳踊也。百猶勵也。《釋文》：「百音陌。勵音邁。」孔疏：「訓勵為勉，言每跳皆勉力為之。」按「三百」之「三」，指屢次言之，并不限于三次（詳汪中《述學·釋三九》）又勵从厲聲，全文萬字作邁或厲者常見，均應讀如邁。《詩·皇矣》的「猶其德音」，毛傳訓猶為靜，乖于本義。猶从百聲，應讀為勉。是說有德音令（訓善）譽，應該有所勉勵。又「猶其德音」之「猶」，韓詩作「莫」，《說文》莫作愼，訓勉。以上只是論證猶、百、莫、愼等字均應讀為勉，訓為勉勵。至于典籍中「龜勉」諛語，也是勉（後起字）勵之義，其作「侔莫」、「茂勉」、「懋漢」、「密勿」、「靈沒」……習見繁出。都是義隨音轉，本無定字。因此可知，全文常見的囿字應讀為猶，訓為勉勵。毛公鼎的「猶夙夕（夜）敬念王畏（讀威）不賜（易）」，是說夙夜勉勵，敬念王威而不變易。全文的「囿」字也作「纏」，《說文》訓纏「增益」，增益與繼續之義訓本相因。金文的「囿」二字屢見，毛公鼎的「囿大命」承上句的「仰即皇天」為言，則「大命」指的是「天命」。這是說，繼續勉勵以奉天命。帛書的「用囿夙夙保我邦我家」，是說，用以繼續勉勵奠定保衛我邦我家。然則，囿之讀猶，訓為勉勵，音義無不適合。總之，銘文的「囿」字，即「夙夙」，即「夙夙」，即「夙夙」，已詳前文。這是說，冀王能夠勉勵繼承文王和武王的長遠功烈。

六 方絲亡不夙見

夙字，唐蘭同志「讀為揚」。裘錫圭同志謂「似可讀為愼」，并引《爾雅·釋言》「訓愼為急」。徐中舒同志謂夙「當為獻之本字」。李學勤同志謂「夙」，《說文》讀若蹀，此處讀為果」。并引《孟子》注訓果為侍。按以上諸說都非確詁。

《說文》：「夙，擊蹀也，从夙从戈，讀若蹀。」按《說文》凡言某字讀若某，

下一某字不僅擬其音，也往往用其字以為假借。例如：《說文》「盥（盥）讀若調」，甲骨文則用盥雨以為調雨（詳《甲骨文釋林·釋盥雨》）；《說文》「丰讀若介」，典籍則借介以為丰；《說文》「句讀若鳩」，典籍則借鳩以為句；《說文》「勢讀若豪」，典籍則借豪以為勢；《說文》「勹讀若創」，典籍則借創以為勹。這樣例子不煩再舉。因此可知，《說文》「勹讀若創」，當然也可以借勹以為蹠。《說文》：「蹠，足蹠也，从足果聲。」段注：「按蹠者，人足左右骨隆然圍者也。」《禮記·深衣》的「負繩及蹠以應直」，鄭注：「蹠，跟也。」《急就篇》的「蹠蹠跟踵相近聚」，顏注：「足後曰跟，亦謂之踵。」按對文則殊，故蹠、跟有別；散文則通，故蹠也訓跟。《左傳》昭二十四年的「吳踵楚」，杜注：「蹠楚踵蹠。」《莊子·德充符》的「魯有巫者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」，郭注：「踵，頓也。」《楚辭·離騷》的「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」，王注：「踵，繼也。武，迹也。」又典籍中踵之訓為迹（作動詞用），為接、為至者常見，義訓展轉關通，不煩備列。總之，人之相見，一人頓見和多數人繼續以見，均可謂之「踵見」。基于以上的論述，則銘文的「方蹠（蹠）亡（無）不屺見」，屺之讀為蹠訓為踵，例證具備。銘文是說，方蹠無不接踵來見，語義是調適的。

七 雩武王既戡殷

唐蘭同志謂「戡讀為斬」，「斬，伐也」。徐中舒同志謂「戡同災，傷也」。李學勤同志引正始石經捷字古文作戡為證，釋戡為捷，「捷殷，意即克商」。按以上三說，均無當于本義。

甲骨文在征伐時言戡者習見繁出，今擇錄數條于下，并畧加詮釋。

- (一) 乙卯卜，爭貞，召戠瞿。王固曰，吉，戠（乙五三九五）。
- (二) 其乎戠，御（禦）羗方于義助，戠羗方，不喪眾（京都二一四二）。
- (三) 貞，獯伐棘（曹），其戠（後上一五·一五）。
- (四) 壬戌卜，伐鬲，戠。口月（京津一三二五）。
- (五) 口卑弗戠周。十二月（鐵二六·一）。

甲骨文于征伐言戠，舊均不得其解。《說文》：「戠，傷也。从戈才聲。」按戠訓傷，傷與「失敗」之「敗」義訓相因。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的「事耳目，深思慮之務敗矣」，高注訓敗為傷。《順民》的「內量吾國，不足以傷吳」（越王句踐語），《分職》的「此功名之所以傷」，高注并訓傷為敗。《淮南子·主術》的「故一舉而不當，終身傷」，高注訓傷為病為敗。以上是敗與傷互訓之證。前文所引第一條的「召戠瞿」，是說召打敗了瞿方。其稱「王固曰，吉，戠」，在王占視卜兆之後言「吉」又言「戠」，是說吉祥，能夠打敗瞿方。第二條的「戠羗方，不喪眾」，是說打敗羗方，並沒有喪失眾人。以下三條之言戠，也同前例。總之，甲骨文在貞卜征伐時而言戠，戠之訓為敗者常見。如果訓戠為斬、為災、為捷，無一可通。然則銘文的「寧（發語詞）武王既戠殷」，是說武王已經打敗了殷人。

八 唐乙祖迷匹匹辟遠猷（腹）心

唐蘭同志訓為「通達而惠愛的乙祖，來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畫」，并以「猷」二字屬于下句。裘錫圭同志從張政烺同志說，釋迷為達，「讀為弼」（按張說見《文物》一九七六年一期《何尊銘文解釋補遺》引郭沫若說謂「奉假為弼」），「弼匹就是輔佐的意思」。徐中舒同志謂「迷回來」，「匹配也」，言出仕于周，為周王之匹配。

辟君也，指周王」。又謂「猷與猶……當是一字，猶若也」。又謂「遠疏遠也，乙且，殷人之後，與周關係疏遠，但他現在出仕于周，雖遠猶為周王的腹心」。李學勤同志從張政烺同志說，謂遠「讀為猷」。「本句意為輔猷其君」。猷，用法與以字同。又以「遠猷勳心子猷」為句。按以上各說頗有分歧，句逗與解釋，得失互見。






銘文的迷字作迷形，各家釋迷或釋遠，當以釋迷為是，全文參字無从征者。迷同來，其从征，表示行動之義。長白盃的「迷」字作迷。單伯鐘的「迷匹先王」的「迷」字作迷，這不僅和本銘文的「迷」字構形相仿，而且和本銘文「迷匹辟」的詞例也相同。何尊的「昔在爾考公氏克迷玃王」，迷即來，典籍每訓「來」為「歸」或「依歸」。這是說從前爾考公氏能夠歸依文王。迷之從來，和全文參字作參、參、參、參等形判然有別。至于本銘文的迷匹，唐蘭同志釋為來配是對的。但以「迷匹厥辟遠猷」為句，以「勳心」二字屬下句，并訓為「迷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畫」。這不僅割裂詞句，也于本義不符。其實，典籍中匹字既訓配也訓偶，「詩·文王有聲」的「作豐伊匹」，毛傳訓匹為配；「禮記·三年問」的「喪其羣匹」，鄭注訓匹為偶。匹配與匹偶都具有輔相協助之義。「爾雅·釋詁」訓猷為謀。銘文的「惠（惠，發語詞）乙祖迷匹匹（厥）辟，遠猷腹心」，是說惠乙祖迷輔助他的君長，謀猷深遠，成為君長親信的腹心臣僚。古文尚簡，依詞尋義，乃作出如上的詮釋。






九 害犀文考乙公

全文的「害犀」與「猷犀」互見。徐同柏謂：「舒左旁象兩舍相對形，右旁从夫，夫予音義相近，蓋舒之異文。」（《從古》十五·二十一）。張孝達謂：「左夫右舍，當是舒字，右畔上从余，舍余古同聲。」（《在辭林》）夫、舍、舒、乎、未同部聲近。

（《攀古》一冊捨鼎）吳大澂謂「𪔐古舒字，从夫从舍」（《古籀補》二一）。郭沫若同志謂王孫鐘的𪔐，「音讀當如舒遲，意亦趨是」（《大系考釋》一六一）。唐蘭同志謂：「害犀王孫鐘作𪔐，應讀為藹藹。」裘錫圭同志謂：「舍犀，或疑當讀為胡夷，胡和夷都是古代常用的稱美之詞。」徐中舒同志釋舍為甫，「犀當釋為夷」。「甫大也，夷平易也，甫夷言其平易近人」。李學勤同志謂：「富犀，在本銘中讀為胡夷，兩字均見于《諡法》。按以上諸說，只有釋「𪔐犀」為「舒遲」是對的，但佐證不足。其餘各說均背于本義。

銘文的犀字與遲通用，人所易知。現在專就害與舒通用這一問題加以闡發。

舊說均從《說文》害从「丰聲」。甲骨文的丰字作（詳《甲骨文釋林·釋丰》），而害字金文作、等形。害字，甲骨文作，全文作（同上，《釋義》），均不从丰。顯而易見，《說文》是錯誤的。其實，害字本从「余聲」。我舊藏東周時期三個石磬（《雙劍詒古器物圖錄》），都刻有樂律名，其中一個刻有「古先」二字，即「姑洗」的初文。近年來湖北隨縣出土的編鐘銘文，「姑洗」作「割隹」，（隹从聿，即《說文》的聿字，讀若津）即「古先」的異文，「古」與从害之「割」同屬，見「魚部」。這是害字本从「余聲」的有力佐證（余另有《釋害、害》一文）。

至于金文的「害犀」也作「𪔐犀」，𪔐字本从害聲而又加「夫」以為音符。全文中的簠字習見，有的加「夫聲」作，有的加「五聲」作。又全文簠字多作，从「匚」古聲，有的作，从竹夫聲（《說文》古文簠作，从「匚」夫聲）。總之，古文簠字既以害與夫、五、古四字互為音符，則害字本从余聲，又得到了有力的佐證。

《說文》：「舒，伸也，从舍从予，予亦聲。」按「予」乃「余」的後起字。

《書·多士》「予其曰」的「予」字，魏三體石經古文作舍。全文余與舍、舍本同用（詳《管子新證·四稱》）。《說文》謂「余从人，舍省聲」，殊誤。其實，舒字从舍，即古余字，後來又加予為音符。《說文》釋「余」為「語之舒」，《史記·律書》謂「舍者舒氣也」。這是以余與舍或舒為音訓。《爾雅·釋天》的「四月為余」，《釋文》謂「余，孫作舒」。依據上述，則全文的「馱犀」或「害犀」，即典籍的「舒遲」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《廣雅·釋詁》訓舒為遲，「舒遲」乃雙聲謎語。《爾雅·釋詁》的「余，身也」，孫注謂「余，舒遲之身也」。《禮記·玉藻》的「君子之容舒遲」，孔疏謂「舒遲，閑雅也」。銘文的「害犀文考乙公」，「害犀」應讀作「舒遲」。這是史牆頌揚其文考乙公安適舒閑之意。

十，儂趨

唐蘭同志謂「儂即遠，通劇」，並引《說文》訓「劇」為「甚」。又謂「趨通爽」，引《說文》訓「爽」為「明」。裘錫圭同志謂：「疑趨當讀為爽，古訓明。遠字不易解，疑當讀為虛。」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儂同劇，務也，甚也，言用力務之之甚。趨从喪聲，當讀臧。《左傳》宣公十二年，執事順成為臧，臧善也。……勸趨用力為善也。」按以上諸說，有的讀趨為爽，訓爽為明是對的，但對於儂字的解釋，都屬臆測，因而均不知道「儂趨」二字之為諛語。

儂同遠，全文遠字常見，古文从辵與从辵多無別。遠字應讀作競。《左傳》哀二十三年的「使肥與有職競焉」，杜注謂「競，遠也」。《楚辭·大招》的「萬物競只」，王注謂「競猶遠也」。近年來長沙出土的《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》引《詩·長發》的

「不勳不誅」，今本作「不競不綈」。按勳與遽並從虞聲，勳之通競猶遽之通競。《左傳》昭三年：「司馬竈見晏子曰，又喪子雅矣。晏子曰，惜也，子旗不免，殆哉。姜族弱矣，而嬀將始昌。二惠競爽猶可，又弱一个馬，姜其危哉。」杜注：「子雅、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。競，彊也，爽，明也。」《爾雅·釋言》也訓競為彊。競訓彊和彊通強，古籍習見。總之，遽與競雙聲（同屬「羣三」）。競之釋彊為音訓，競字古屬陽部，「競爽」為疊韻諛語。銘文的「遽趨」，乃《左傳》「競爽」的初文。鍾嶸《詩品·總論》：「自王揚枚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咏靡聞。」其言「競爽」，乃用《左傳》成語。準是，則銘文的「遽趨」應讀作「競爽」。這是史牆頌揚文考乙公性格的剛強爽明。

十一 佳辟孝吝

唐蘭同志讀「佳辟孝吝」句，並謂：「正是君長孝父母，友兄弟。」裘錫圭同志讀「歲番佳辟」句，訓「辟」為「開辟土地」，又以「孝習史牆」為句。徐中舒同志謂：「善于前輩為孝，善于同輩為友。惟辟孝友言穆王善于其臣民，使其臣民皆盡心竭力以事其君。」李學勤同志讀「養番戍番佳辟」句，訓「辟」為「墾辟」。又讀「孝吝史牆」句，並謂「如果連上讀為惟辟孝友，就不通了」。按「佳辟孝吝」是一個成句。以上各說，無論割裂成句與否，均不得其解。

典籍中訓「辟」為「法」者習見，例如：《逸周書·祭公》的「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」，孔注訓「辟」為「法」，是指「效法」言之。師望鼎的「用辟先王」，「辟」也應訓為「效法」。《詩·文王有聲》的「皇王維辟」，釋文訓「辟」為「法」，是指「法則」言之。總之，「辟」作動詞用，則為「效法」；其在句末作名詞用，則